



孔子語類

卷五十七

程書

口 13  
2939  
33



13  
2939  
33



重錄朱子語類卷九十五

程子之書一

凡入近思錄者皆依次第類為此卷

近思錄首卷所論誠中仁三者發明義理固是有許多名  
只是一理但須隨事別之如說誠便只是實然底道理  
譬如天地之於萬物陰便實然是陰陽便實然是陽無  
一毫不真實處中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理仁便如天  
地發育萬物人無私意便與天地相似但天地無一息  
間斷聖希天處正在此仁義禮智便如四柱仁又包括  
四者如易之元亨利貞必統於元如時之春夏秋冬夏皆  
本於春折而言之各有所指而已謨  
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  
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眾人

吾類

卷九十五

去五味均平藏



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辨呂與叔論  
 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  
 但欽夫自五峰發此論某自是晚不得今湖南學者往  
 往守此說牢不可破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  
 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  
 心未發時已自汩亂了思慮紛擾寤寐顛倒曾無操存  
 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痛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  
 心統性情相似淳

伊川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說出如何明得  
 問仁既偏言則一事如何又可包四者曰偏言之仁便是

包四者底包四者底便是偏言之仁節  
 郭兄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之則一

者包四者以偏言之則四者不離一者也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閑祖

問論語中言仁處皆是包四者曰有是包四者底有是偏  
 言底如克己復禮為仁巧言令色鮮矣仁便是包四者  
 節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裏面分為四  
 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惻隱遇當辭遜則為辭遜不  
 安處便為羞惡分別處便為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  
 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譬如天地  
 只是一箇春氣振錄作春發生之初為春氣發生得過

李錄云 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便為冬明年又從春  
長得過 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子振同

問仁包四者只就生意上看否曰統是一箇生意如四時  
只初生底便是春夏天長亦只是長這生底秋天成亦  
只是遂這生底若割斷便死了不能成遂矣冬天堅實  
亦只是實這生底如穀九分熟一分未熟若割斷亦死  
了到十分熟方割來這生意又藏在裏面明年熟亦只  
是這箇生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一箇生意當惻  
隱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惻隱當羞惡若無生  
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羞惡這裏無生意亦不解辭遜  
亦不解是非心都無活底意思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  
一箇義禮知都是仁對言則仁義與禮智一般淳○高  
錄云安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  
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便就自家身上看甚麼  
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  
得那數箇若有又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只答  
云只為是一箇問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  
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  
那活底意思

卿問仁包四者就初意上看就生意上看曰統是一箇生  
意四時雖異生意則同劈頭是春生到夏長養是長養  
那生底秋來成遂是成遂那生底冬來堅實亦只堅實  
那生底草木未華實去摧折他便割斷了生意便死了  
如何會到成實如穀有兩分未熟只成七八分穀仁義  
礼智都只是箇生意當惻隱而不惻隱便無生意便死  
了羞惡因是義當羞惡而無羞惡這生意亦死了以至  
當辭遜而失其辭遜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了全無  
意思

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  
 且如這箇棹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無華矣便是  
 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  
 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  
 不是便不是生底意思棹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  
 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  
 入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幹錄作斐理會得仁  
 利貞而元為四德之首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  
 為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幹錄作亦是問如所  
 看其初意思謂初來底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  
 曰這便是地頭着賊便是那元字上着賊了如合施為  
 而不曾施為時便是亨底地頭着賊了如合收斂而不

曾以斂時便是利底地頭着賊了如合貞靜而不能貞  
 靜時便是貞底地頭着賊了幹錄作問物理固如此如  
 人心思慮上觀之如何曰  
 思慮方萌時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錯了便是賊  
 其仁當施為時錯了便是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  
 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以一身觀之元如  
 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  
 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胸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  
 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  
 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  
 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然  
 地說則大斂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  
 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下箇也若  
 以一歲之休言之則春便是元之元所謂首夏清和者  
 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

是真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幹錄作如春夏秋冬而為一歲之首由是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二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元又有亨元之利元之貞元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久之復曰正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道夫曰幹錄稱異

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端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心故能貫通四者曰這自是難說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

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体了問生之理便是体否曰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識得仁之体只看夫子所謂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竟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字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体道夫

直卿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且如陰陽其初亦只是一箇進便喚做陽退便喚做陰道夫

問仁包四者然則隱之端如何貫得是非羞惡辭遜之類

曰惻隱只是動處接事物時皆是此心先擁出來其間却自有羞惡是非之別所以惻隱又貫四端如春和則發生夏則長茂以至秋冬皆是下氣只是這箇生意問偏言則曰愛之理專言則曰心之德如何曰偏言是指其一端因惻隱之發而知其有是愛之理專言則五性之理兼舉而言之而仁則包乎四者是也

問仁可包義智禮惻隱如何包羞惡于端曰但看羞惡時自有下一般惻怛底意思便可見曰仁包三者何以見曰但以春言春本主生夏秋冬亦只是此生氣或長養或斂藏有間耳可

伊川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于天言之故謂

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頤同耳端家

唐傑問近錄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跡又載鬼神者二氣之

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跡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

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蓋知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

是我要恁地做不奈何便是人欲奪了錄

伊川言在物為理凡物皆有理蓋理不外乎事物之間處

物為義義宜也是非可否處之得宜所謂義也端蒙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

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營

問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曰且如這卓子是物於理可以安

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友仁

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久已却只是一箇理也道夫

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箇只是解一箇終日乾乾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便無間斷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直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箇天賀孫問詳此一段意只是體當這箇實理雖說出有許多般其

實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是就入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跡看甚大事小事都離了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直古直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



所以說但得道在不孫今與後已與久叔蒙問不出這  
體用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  
理不可便以道為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  
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  
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  
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直卿又云只是德又自兼體  
用言如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曰正是理雖  
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  
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  
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  
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直卿太極圖只說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通書又說箇机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

一項又云智字自與知識之知不同智是具是非之理  
知識便是察識得這箇物事好惡又問神是心之至妙  
處所以管攝動靜十年前曾聞先生說神亦只是形而  
下者賀孫問神既是管攝此身則心又安在曰神即是  
心之至妙處滾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  
妙處到得氣又是蘊了精又蘊形又蘊至於說魂說魄  
皆是說到蘊處賀孫云寓錄云直卿云看來神字本不  
專說氣也氣可說理上說先生只就形而  
下者說先生曰所以其氣也氣可說理上說先生只就形而  
出光彩便是神味道問神如此說心又在那裏曰神便  
在心裏疑在裏面為精發出光彩為神精屬陰  
神屬陽說到魂魄鬼神又是說到太段蘊處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曰體  
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休易之  
謂如寒暑晝夜闔闔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

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闡關往來而實理於是  
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  
易為此理之體質也程子解述者如斯不啻晝夜曰此  
道體也天運而不息日往則月來  
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集  
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  
本然也即是此意也

其體則謂之易在入則心也其理則謂之道在入則性也  
其用則謂之神在入則情也所謂易者變化錯綜如陰  
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縱橫經緯而不可已也人心  
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也體是形體也質孫錄云  
謂言體則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故程子  
曰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亦是意也端蒙

以其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這正如心性情相似易便  
是心道便是性易變易也如寒暑相似寒了暑暑了寒  
日往而月來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一陽只管恁地  
相易質孫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  
陽闡關屈伸往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則謂  
之道造化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程子又曰其命于  
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只是就人  
道上說人傑謂中庸大旨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是通人物而言脩道之謂教則聖賢所以扶世立教垂  
法後世者皆是也先生曰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  
猶性也神猶情也豈自再問云既就人一身言之却以就

久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貫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

○營錄

正淳問其體則謂之易只屈伸往來之義是否曰義則不  
是只陰陽屈伸便是形體又問昨日以天地之心情性  
在入上言之今却以人之心性情就天上言之如何曰  
春夏秋冬便是天地之心天命流行有所主宰其所以  
為春夏秋冬便是性造化發用便是情又問恐心大性  
小曰此不可以小大論若以能為春夏秋冬者為性亦  
未是只是所以為此者是合下有此道理謂如以鏡子  
為心其光之照見物處便是情其所以能光者是性因

甚把木板子來却照不見為他元沒這光底道理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功用則謂之鬼神易是  
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抵古今只是大闔關小闔關今  
人說易都無着摸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奇耦  
寫出未至於所以為陰陽為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至忽  
然生物或在此或在彼如花木之類驀然而出華時都  
華實時都實生氣便發出來只此便是神如在入仁義  
禮智惻隱羞惡心便能管攝其為喜怒哀樂即情之發  
用處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三句是  
說自然底下面云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是就人上說  
謂之命於人道人字便是心字變孫

問此一段自浩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各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簡問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類泥着但見硬礙耳某舊見伊川說仁令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看看來恐如此不得古人言語各隨所說見意那邊自如彼說這邊自如此說要一一來比並不得又曰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待看得多自有箇見處林曰某且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何便知得了不知且就知得處逐旋做去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濟事如此用工夫恐怕輕費了時月某謂少看有功却多泛泛然多看全然無

益今人大抵有貪多之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下梢成一箇大沒理會寓

明道醫書手足不仁止可以得仁之體一段以意推之蓋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為心則是天地人物莫不同有是心而心德未嘗不貫通也雖其為天地為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實則有一條脈絡相貫故體認得此心而有以存養之則心理無所不到而自然無不愛矣才以有私欲蔽之則便間斷發出來愛便有不到處故世之忍心無恩者只是私欲蔽錮不曾認得我與天地萬物心相貫通之理故求仁之切要只在不失其本心而已若夫博施濟衆則自是功用故曰何干仁事言不於此而得也仁至難言亦以全體精微未易言

也止曰立人，達人則有以指夫仁者之心，而便於此觀。則仁之體，庶幾不外是心而得之。爾然，又嘗以伊川穀種之說推之，其心猶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動乃情也。蓋所謂生之性，即仁之體發處，即仁之用也。若失傳，施濟衆則又是穀之成實而利及于人，之謂以是觀之。仁聖可知矣。先生云：何于仁事，謂仁不於此得，則可以為聖仁。全無干涉，則不可。又云：氣有不貫，血脉都在這氣字上著心看，則意好。又云：何事於仁，言何止是仁必也。仁之成德，猶曰何止於木必也。木之成就，何止於穀必也。穀之成木之意耳。端蒙

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深，無抵摸。虞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

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錄生之謂性一條，難說。須子細看此一條。伊川說得亦未甚盡。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前輩說甚性惡善混，都是不曾識性。到伊川說性即理也，無入道得到。這處理便是天理。又那得有惡。孟子說性善，便都是說理善。雖是就發處說，然亦就理之發處說。如曰乃若其情，曰非才之罪。又曰：生之謂性，如碗盛水，後人便以碗為水，水却本清。碗却有淨有不淨，問雖是氣稟亦尚，可變得否。曰：然。最難須是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方得。若只恁地待他自變，他也未與你卒乍變得。在這道理無他巧，只是孰只是專一。

語類 卷之十五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

備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理只作合字看瑞蒙

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

問生之謂性一段難看自起頭至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成兩三截曰此一段極難看但細尋語脉却亦可曉上云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曰既言性善下却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是言稟之性似與上文不相接曰不是言稟之性蓋言性本善而

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惡所汨正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曰通所問乃南軒之論曰敬夫議論出得太早多有善并此間有渠論孟解士大夫多求之者又難為拒之又問人生而靜當作斷句曰只是連下文而不容說作句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未有所受安得謂之性又問總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先生所答記得不少切不敢錄又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繼之者善如何便指作性曰吾友疑得極是此却是就人身上說繼之者善若就向上說則天理方流出亦不可謂之性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為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問向滕德粹問生之謂性先生曰且從程先

生之說亦好當時再三請益先生不答後來子細看此  
蓋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  
損氣為性與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  
告子語脈不著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  
端固非矣大抵諸儒說性多說着氣如佛氏亦只是  
知覺作用為性又問孟注云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近此  
其觀二家之說似亦不執着氣曰其流必至此又問胡  
氏說性不可以善惡名似只要形容得如此之大曰不  
是要形容只是見不明若見得明則自不如此敬夫向  
亦執此說嘗語之云凡物皆有對今乃欲作宋那物何  
故釋先生論性只云性即理也豈不是見得明是真有  
功於聖門又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至程先生始

分明曰以前無人如此說若不是見得安能及此第二  
夜復問辨被謂性一段意有未盡不知統說性便不是  
性此是就性未稟時說已稟時說曰就已稟時說性者  
渾然天理而已統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  
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又問水流而就下以後此是說  
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別曰此  
是夾習說鏡本云此是說氣可學  
問生之謂性一章泳切意自生之謂性至然惡亦不可不  
謂之性也是本末之性與氣質之性兼說劈頭只指箇  
生字說是兼二者了曰那性字却如何曰恐只是都說  
做性泳又問舊來因此以水喻性遂謂天道純然一理  
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糅而有昏濁便是

那水被泥污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緣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箕中，上面傾水從箕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或問下愚亦可以澄治否？泳云：恐他自不肯去澄治了。曰：那水雖臭，想也未至汗穢在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又問自蓋生之謂性，至猶永流而就下也。一節是說本來之性，曰：蓋生之謂性，却是如何？泳曰：只是提起那一句說，又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

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問因情以知性，恰似因流以知源。舊聞蔡季通問康叔臨以為尾端，近聞周莊仲說先生云：不須如此，尾端叔臨以為尾端，近聞周莊仲說先生云：不須如此。分曰：公如何說？曰：惻隱是性之動處，因其動處以知其本體，是因流以知其源，恐只是尾端。曰：是如此，又問皆水也，至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一節曰：這水只是說氣質，泳曰：竊謂因物慾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曰也。是如此，或問氣清



底人自無物慾曰也如此說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聲  
人人皆然雖是稟得氣清緣不檢束便流於慾去又問  
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至置在一隅也一節是  
說人求以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之性亦不  
是在外面添得曰是如此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  
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為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  
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入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  
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胡泳  
或問生之謂性一段曰此改引壁喻亦叢雜如說水流而  
就下了又說從清濁處去與就下不相續這處只要認  
得太意可也又曰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句又似有  
惡性相似須是子細看義剛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先生舊做明道論性說云氣之惡  
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  
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  
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  
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  
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  
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  
之水水本是清却因人挽之故濁也又問先生嘗云性  
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若比來比去  
也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欄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與孟子牴牾曰這  
般所在難說卒作理會未得其舊時初看亦自疑但看

來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不錯不相誤只着字夫子細看莫據已見便說前輩說得不是又問草木與人物之性一乎曰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知其同而不害其為異方得木之

正淳問性善大抵程氏說善惡處說得善字重惡字輕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是氣質之性蓋理之與氣雖同畢竟先有此理而後有此氣又問郭氏性圖曰性善字且做在上其下不當同以善惡對出于下不得已時善字下再寫一善却傍出一惡字倒着以見惡只是反於善且如此猶自可說正淳謂自不當寫出來曰然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

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性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又曰性也太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六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形氣渾然天理未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餘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

明道論性一章人生而靜靜者固其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才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氣質之稟雖有善惡之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端蒙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入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未性說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却是本然性才說氣質底便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

體可說以上是未有形體如何說質孫

曾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此是未有人生之時但有天理更不可言性人生而後方有這氣稟有這物欲方可言性卓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此只是理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是氣質要之假合而後成文蔚

人生而靜已是夾形氣專說性不得此處宜體認可學

或問說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為天命之不已感物而動酬酢萬殊為天命之流行不已便是流行不知上一截如何下語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乃天命之本體也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有兩箇性字有所謂理之性有傑人

所謂氣質之性下一性字是理人生而靜此生字已自帶氣質了生而靜以上便只是理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只說得氣質不是理也淳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兼氣質而言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人生而靜上而不通說蓋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質稟者而言爾若才說性時則便是夾氣質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

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個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只是說性如說善即是有性了方說得善方

問近思錄中說性似有兩種何也曰此說性性人都錯看了才說性便有不是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質中便薰染得不好了雖薰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舊在此全在學者着力今人都言有本性又有氣質之性此大害理去偽

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這繼字莫是主於接續

承受底意思否曰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道夫  
 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易  
 中所言蓋是說天命流行處明道却將來就人發處說  
 孟子言性善亦是就發處說故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矣蓋因其發處之善是以知其本無不善猶循  
 流而知其源也故孟子說四端亦多就發處說易中以  
 天命言程子就人言蓋人便是一箇小天地耳端蒙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  
 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  
 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  
 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  
 之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

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  
 性之發見者言明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  
 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  
 謂之神其當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  
 便是情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箇箇亦如此一本  
 故也閑祖  
 問或謂明道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與易所謂  
 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善如  
 孔子性相近之意曰明道說繼之者善固與易意不同  
 但以為此段只說氣質之性則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氣  
 質之性處有言天命之性處近陳後之寫來只於此段  
 性字下各註某處是說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

若識得數字分明有落則此段儘易看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此莫是說性之本体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類否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書云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是夕復語文蔚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文蔚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人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人傑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此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得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賜  
 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在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道夫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

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矣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  
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  
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于之舞之  
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  
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  
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  
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  
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  
對得過必大錄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  
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

尖斜了沒箇是處必大錄云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替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  
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那  
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  
然說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  
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為對雖說無獨必有  
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末稍中間  
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  
謂一對萬道對器也殊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  
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

言類

人行出去是這脚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嘘則為  
溫吸則為寒耳維

問陰陽晝夜善惡是非君臣上下此天地萬物無獨必有  
對之意否曰這也只如喜怒哀樂之中便有箇既發而  
中節之和在裏相似道夫

問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出便不是如何曰喜怒哀  
哀樂未發謂之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等語皆是形容  
中之在我其体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  
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故曰出便不是誤

問亭亭當當之說曰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  
意也問敬固非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為中否曰只是  
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道夫

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是內則敬  
而無失最盡居敬好方謂居字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  
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  
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  
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道夫

無妄之謂誠是天道不欺其次矣是人道中庸所謂思誠  
者是也備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  
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公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  
相對寓

或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曰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

語類



但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說泳問不欺是就入身說否曰然胡泳

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祖道問冲漠無朕至教入塗轍他所謂塗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是說空老氏便

只是說無却不知道莫實於理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文蔚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在這裏不是先本無却待安排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如既有君君臣臣底塗轍却是元有君臣之理也升卿

子升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未之或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

言發  
卷九十五

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  
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賀孫

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又問下文既  
是塗轍却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恐是記者欠了字  
亦曉不得又曰其前日說只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  
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  
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是太極非也  
莫孫○他

問近取諸身百理皆具且是言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流  
通無一之不相似至下言屈伸往來之義只於氣息之  
間見之却只是說上意一脚否曰然又問屈伸往來只  
是理自如此亦猶一闔一闔固為闔之基而闔亦為

闔之基否曰氣雖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氣自非既屈之  
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  
不息也道夫

問屈伸往來氣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  
來者是理必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所以  
一陰一陽循環而不已者乃道也淳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  
物之生成情偽之相通事為之終始一為感則一為應  
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端蒙

問天下只有箇感應曰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寤寐語默動  
靜亦然譬如氣聚則風起風止則氣復聚賜  
感應二字有三義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於感

語類  
卷九十五

而言則感又兼應意如感恩感德之類端象  
問感只是內感曰物固有自內感者然亦不專是內感固  
有自外感情謂內感如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此只是一  
物先後自相感如人語極須默默極須語此便是內感  
若有人自外來喚自家只得喚做外感感於內者自是  
內感於外者自是外如此看方周徧平正只做內感便  
偏頗了變孫

心性以穀種論則包裹底是心有秋種有種種隨那種發  
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池本作心似他只會  
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涼便是蒸  
性至於喫了有溫證有涼証這便是情變孫  
履之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章如何曰疑此段

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  
心之為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  
不善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  
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  
伯羽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三有自思慮  
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  
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  
更不使形於事為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  
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  
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  
從思慮上發者也只在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

言發  
便是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  
聽言動該費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  
丙自有二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  
此道理原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  
端蒙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  
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  
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為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  
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  
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為心無不仁乎端蒙近以先生之  
意推之真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  
為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

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端蒙

問心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  
下不可只於一處看可學

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淳

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處必是當時改  
作行文所以失其文意伯豐云何故入在近思錄中曰  
如何敢不載但只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備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如  
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  
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謹

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  
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可學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面則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故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性曰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間端象

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在此乃是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討一物來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有體認得端象

伊川云心生道也方云生道者是本然也所以生者也曰

是人爲天地之心意本文又曰生亦是生生之意蓋有

是惻隱心則有是形方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方

敬子鮮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爲工

以爲人不知性故怠於爲希聖之學而樂於爲希名慕

利之學曰不是他樂於爲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

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若知得有箇道理可

以學做聖人他豈不願爲緣他不知聖人之可學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爲詩或作

文是他沒着渾身處只得向那裏去俗語所謂無圖之

輩是也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

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

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  
 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論入集註者已附本章  
 舜弼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異  
 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  
 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鄴時作年甚少  
 明道定性書自曾中馮出如有物在後尚逼逐他相似皆  
 寫不辨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  
 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昔人曰擴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  
 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  
 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  
 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着

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  
 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  
 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道夫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  
 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此一書首尾  
 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  
 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脉貫串將去君  
 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  
 都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此是說擴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  
 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  
 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

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質孫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知被物誘去矣端蒙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教來便有許多分教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

語以為說得圓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于是夫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擴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為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

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語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夫。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問趙致道問自私者，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者，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明道云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

未嘗動也 端蒙

問昨日因說程子謂釋氏自私，味道舉明道答橫渠書中語，先生曰此却是舉常人自私處言之，若據自私而用智與後面治怒之說，則似乎說得淺，若看得說那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則所指亦大濶矣，先生曰固然，但明道總人之私意，言耳，味道又舉反鑑索照與夫惡外物之說，先生曰此亦是私意，蓋自常人之私意與佛之自私皆一私也，但非是專指佛之自私言耳，又曰此是程子因橫渠病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豁然而大公，則上不陷於



空寂下不累於物欲自能物來而順應

廣。賀孫錄云漢卿前日說佛

是自私味道察明道自私用智之語亦是此意先生嘗以此自私說較處是常人之日私其細思之如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亦是說得然細思只是佛氏之自私先生曰此說得較關兩意也是見橫渠說得有這病故如此說智孫云今以惡外物之心未照無物之地猶反鑑而索照也亦是說絕外物而未定之意曰然但所謂自私而用智如世人等嗜慾也是不能以有為為應迹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是不能以有為為應迹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便都不如此上不論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

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太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未謂第能於

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着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擴然太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內者為是而在外者為非只得隨理順應

先生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已是非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

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

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於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為只有此理故可學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主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治那人之罪自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即事過便消了更不積

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寓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如楊墨何嘗有邪心只是不合正理義剛

先生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

也不得道夫

問蘇季明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事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修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為修辭是為居業明道與說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修有言辭便是要立得這

語類

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他修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却與辨治經便理會細密都無縫罅又曰伊川也辨他不盡如講習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講者或更切於治經亦不為無益此更是一箇大病痛賀孫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蕪端蒙

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愈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賀孫

蔡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為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淳

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竊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然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沈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般次第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只管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

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頭了公今看了近思錄看別經書須將遺書兼看蓋他一人是一箇病痛故程先生說得各各自有精采道夫

且首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是且理會自家切已處明善了又更須看自家進誠心與未賀孫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當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一段只緣他源頭是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故人得以生者其流動發生之機亦未嘗息故推其愛則視夫天地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則無所不當愛曰這道理只熟

看久之自見如此硬拈定說不得如云從他源頭上便有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此語有病他源頭上未有物可不忍在未說到不忍在只有箇陰陽五行有闔闢有動靜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得說生物時又是流行已後既是此氣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愛假使天地之間淨盡無一物只留得這一箇物事他也自愛如云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須用愛也未說到這裏在此又是說後來事此理之愛如春之溫天生自然如此如又相似象着底自然熱不是使他熱也因舉東見錄中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好當添入近思錄中備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

自然不急，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未要便歡喜，在少間亦未必禍更轉為福，福更轉為禍。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是文主之翼翼，皆為好也。小人心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各皆不好也。賀孫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為能，若明道者，更不嗟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賀孫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樽節收斂底意思。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

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欲進一步向前着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為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息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為用矣。曰：然。然則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何謂也？曰：記謂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如凡事條約，如收斂恭敬便是，減須當着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為文。樂如歌詠和樂便是，盈須當有箇節制和而不流，更是反。故以反為文。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盈而却反，退來便是得情性之正。淳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樽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

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賀孫

禮樂進反禮主於減謂至於斂束然斂束太甚則將又意消了做不去故以進為文則欲勉行之樂主於盈謂和樂洋溢然太過則流故以反為文則欲回來減此子故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不然則流矣端蒙

問禮樂進反之說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以謙遜退貶為尚故主減然非入之所樂故須強勉做將去方得樂以發揚蹈厲為尚故上盈然樂只管充滿而不反則又也無收殺故

須反方得故云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所以程子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道夫

天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則安得私故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賀孫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只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未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木吏便須求賢才

去賊吏除暴歛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  
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太  
事不會做得却以小事為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為天  
子近臣合當蹇諤正直又却怕這寡默及至處鄉里合  
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  
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  
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己甚  
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於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  
復中原雪讎耻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  
如此猶不是况為此說者其實只是懶計而已問  
根本頭是先培壅涵養持敬便是栽培賀孫  
問根本頭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曰此段只如弟子入

孝出弟行謹言信愛眾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  
目先只是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脚却學文做工夫去蒙  
仲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  
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  
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伯羽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  
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  
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天賓使  
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誠是甚模樣  
強健賀孫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而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藉直有人外面恣地寬恕裏面却都是私意了內外夾持如有人在裏面把住一人在門外把持不由他不上去變孫

問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兼如何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寓

問正其義者九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自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備

錄云或問正義在先明道在後曰

未有先後此只是合掌底意思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曰事成之謂利所以有義功成則是道便不是惠迪吉從逆凶然惠迪亦未必皆吉可學

楊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主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是也問橫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陘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看得一箇更着兩箇不得為敬便一向拘拘為和便一向放肆沒理會仁便煦煦姑息義



便麓暴决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理  
有那物即有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  
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為魁封武夫  
公侯干城之事德明

黃卿云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妄意四者缺  
不可曰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  
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是志大而心  
不小者也道夫

或問智欲圓而行欲方智欲圓轉若行不方正而合於義  
則相將流於權謀譎詐之中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  
曰也是如此又曰智是對仁義禮智信而言須是知得  
是非方謂之智不然便是不智子崇

問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  
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未透則是起意  
去趕趁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備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真  
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  
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  
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  
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中此  
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為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  
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端蒙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之所為及發而不中節則是妄故  
學者須要識別之曰妄是私意不是不中節道夫曰這

正是顏子之所謂非禮者曰非禮處便是私意道夫  
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濟人是濟其事  
賀孫

進德則自患恕是從這裏做出來其致則公平言其極則  
公平也 端蒙

問公只是仁底道理仁却是箇流動發生底道理故公而  
以人體之方謂之仁否曰此便是難說公而以人體之  
此一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道一句說得好  
所以程先生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人字上你  
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爲不公所以蔽塞了不  
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譬如溝中水被沙土壅蔽壅塞  
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壅蔽水便流矣又非是去

外面別擔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此水只是被物事  
壅遏了去其壅塞水便流行如克己復禮爲仁所謂克  
己復禮者去其私而已矣能去其私則天理便自流行  
不是克己了又別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也故曰公近  
仁又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  
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心以及物否曰如  
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合不着都無滋味若道  
理只是如此看又更做甚麼所以只見不長進正緣看  
那物事沒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  
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  
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以及  
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

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  
 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文只推箇甚  
 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米  
 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  
 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  
 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及物否  
 曰不是無可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此等處容  
 易曉如何恁地難看問

問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公而以人體之故  
 曰仁竊謂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到處公所以  
 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若曰已私既盡只就人身  
 上看便是仁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軀良者事之

餘之類非體認之體也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  
 料有此人方有此仁蓋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  
 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如無此形質則生意都不  
 湊泊他所謂體者便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體認者是將  
 此身去裏面體察如中庸體群臣之體也錄  
 問向日問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先生曰體作體認之休  
 亦不妨錄思之未達竊謂有此人則具此仁然所以  
 不仁者以其私也無私心則此理流行即此人而此  
 仁在矣非是公後又要去體認尋討也先生顧楊至之  
 謂曰仁字叔重說得是了但認體字未是休者乃是以  
 人而體公蓋人撐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蓋  
 公只是一箇公理仁是念本仁人而不公則害夫仁

故必體之，公在人身上以為之，體則無所害其仁，而仁  
流行矣。作如此看，方是。錄  
問公而以人體之，如何？曰：仁者心之德，在我本有此理，公  
却是克己之極功，惟公然後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  
者，蓋曰：克盡己私之後，就自家身上看，便見得仁也。謹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  
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  
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這光明人  
不為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  
自有這仁，今不為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  
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仁之名不從  
入來，故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端蒙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  
伊川有曰：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慘刻不恤  
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入字上，蓋人體之  
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體  
公而以人體之，為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  
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  
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  
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謹  
李問：仁欲以公愛恕三者合而觀之，如何？曰：公在仁之先，  
愛恕在仁之後，又問公而以人體之，一句曰：緊要在入  
字上，仁只是箇人字。  
公所以為仁，故伊川云：非是以公便為仁，公而以人體之

吾頃

仁譬如水泉私譬如沙石能壅却泉公乃所以決去沙石者也沙石去而水泉出私去而仁復也德明

謂仁只是公固若未盡謂公近仁耳又似太疎伊川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将公字思量此是先生晚年語平淡中有意味顯道記憶語及入關語錄亦有教段更宜參之錄

或問怨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怨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怨則雖首愛而不能及人也錄

問怨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何以別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已為怨怨是從已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怨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怨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

如水之潤怨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淳

問怨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曰怨是分後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怨是分後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怨所以施愛者錄

怨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首揚諸人便不能便可移易昔有言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已之謂恕蓋怨是推已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道夫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為心下愛硬依他行這

是私意不見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節

涇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則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楊子順問涇養須用敬涇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

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無三王以施四

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紛擾思

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

是便當絕斷了淳

涇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

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

成之期才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大雅

問伊川謂敬是涇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涇養否曰五色養

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賀孫

用之問學者必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

誥而今難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

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

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賀孫

問學者做工夫須以聖人為標準如何却說不得立標準

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為師然亦何須得先立標準才立

標準心裏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因地又

如何便有箇先獲底心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

為者亦若是也。只是如此平說教人，須以聖賢自期。又何須先立標準，只恁下着頭做，少間自有所至。個  
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孝，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充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將與他看，未得先生曰：豈不是如此。又曰：西銘本不曾說理，一令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下句義副。

問：尹彦明見程子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幾便把那書與之讀，曰：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他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

地開闢道夫

昨夜說尹彦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瀝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彦明終竟後來工夫，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者，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當時大孝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尹彦明看得好，想見煞著。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麼。或

曰和靖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便當難劇想見做不丟曰只他做經筵也不奈何說得話都不痛所以難能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又都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無那措諸事業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个君是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著書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門說話固是他門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相乳入處曰便是說話離

只是這一様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可曉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声音難曉子約充甚

問謝氏說何思何慮處程子道恰好着工夫此是着何工夫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大體處只是下學之功夫却欠程子道恰好着工夫便是教他着下學底工夫



語類卷九十五終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六

程子之書二

遺書云不信其師乃知當時有不信者方○第

學原於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蒙

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踳迤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

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

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

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

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或問如詩是吟詠性情

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個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此亦只

是言其太緊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物之來不可不

應且隨自家力量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更須下工夫方  
到得細密的當至於至善處此亦且是為初學言如龜  
山却是恁地初間只管道是且隨力量恁地更不理會  
細密處下梢都衰塌了所頌

學者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為私欲汨沒非是更有  
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端  
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也恭者私為之恭言恭只是  
人為禮者非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為之恭  
必循自然底道理則自在也蒙

明道曰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大甚便是  
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  
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便放了敬而

勿失即所以中也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  
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  
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着司馬子微坐忘  
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  
管要得忘便不忘是馳也明道說張夫祺不思量事後  
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守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  
然君實又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制縛且中字亦  
何形象他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  
形象在這裏如釋氏教人便有些是這箇道理如曰如  
何是佛云云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  
理又別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  
有悟中字亦有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

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棋。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只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棋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即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直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別人來作主。孫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當敬而無失。問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敬。在事為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蒙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令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

聖人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着意之故。淳

李德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切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蓋

心要在腔殼子裏。心要有主宰。繼自今。便截留中。膠擄敬以窮理。德明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

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明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  
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  
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  
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  
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  
如何得會長進？  
或問：心要在腔子裏，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  
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滾做甚麼，才說到敬便  
是更無可說。  
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心  
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也。

李夫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  
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為飛魚躍處，說自然道理，若知得鳶飛魚躍便了此一語，又如必有事焉，程子謂有事於敬，此處那有敬意亦是借來做自己說。孟子所謂有事只是集義，勿正是勿望氣之生，義集則氣自然生，我只集義不要等待氣之生，若等待便辛苦，便去助氣使他長了氣，不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旺，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  
淳

語類

四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敬則無間斷不知易何以言敬曰伊川門說得濶使人難曉曰下面云誠敬而已矣恐是說天地間一箇實理如此曰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上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便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明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無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孫賀

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

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為錄

可為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木實使民如承木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海同

問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

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賀

問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何也曰已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為物所化淳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節輩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驥

專之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林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子

所言自不同學

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蒙

主一兼動靜而言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道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賀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

有偏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去  
用之問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曰這處難  
說只爭一毫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感時又  
更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  
操便是主宰在這裏如克已復禮不是克已復禮三四  
箇字排在這裏克復二字只是拖帶下面二字要挑撥  
出天理人欲非礼勿視聽言動不是非礼是一箇物事  
禮又是一箇物事勿又是一箇物事只是勿便是箇主  
宰若恁地持守勿令走作也由他若不收斂一向放倒  
去也由他釋氏這處便說得驚天動地聖人只渾淪說  
在這裏教人自去看續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  
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海  
外患不能入是有主則實也外邪不能入是有主則虛也  
自家心裏只有這箇為主別無物事外邪從何處入豈  
不謂之虛乎然他說有主則虛者實字便已在有主上  
了又曰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  
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為之主則外  
邪却入來實其中此又安得不謂之實乎道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  
虛則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  
而好之也端  
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

外邪不能入身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淳錄云皆入這裏以手拍心曰因舉林擇之作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如何得虛其都無主則實鬼闕其室又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却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矣又曰程子既言有主則實又言有主則虛此不可泥着須看大意各有不同始得九讀書則看他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楊子言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言剛却是仁柔却是義又論語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知

也各隨本文意看自不相礙萬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咏問何謂主一曰無適之謂一只是不走作又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卻不妨但不可胡思且只得思一件事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錄無適之謂一無適是箇不走作且如在這裏坐只在這裏坐莫思量出門前去在門前立莫思量別處去聖人說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奕豈是好事與其營營膠擾不若但將此心殺在博奕上驥問主一無適只是莫走作且如讀書時只讀書着衣時只着衣理會一事時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事又作一件事此



主一無適之義輩卿曰其作事時多不能幸一曰只是  
心不定人亦須是定其心曰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  
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曰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  
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道

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  
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  
流無窮矣道夫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  
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  
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  
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馬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  
至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事又理會一件事亦無雜  
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

問伊川答蘇李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其觀是  
予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為如何此說又似與季  
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  
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又問既發未發不合分作兩  
處故不許如中庸說固無害曰然

問舊看程先生所答蘇李明喜怒哀樂未發耳無聞目無  
見之說亦不甚曉昨見先生答呂子約書以為目之有  
見耳之有聞心之有知未發與目之有視耳之有聽心  
之有思已發不同方曉然無疑不知足之履手之持亦  
可分未發已發否曰便是書不如此讀聖人只教你去  
喜怒哀樂上討未發已發却何嘗教你去手持足履上  
分未發已發都不干事且如眼見一箇物事心裏愛便

是已發便屬喜見人物事惡之便屬怒若見箇物事心裏不喜不怒有何干涉或作一似開如何謂之已發問蘇李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跪只是未發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跪雖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莫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剛同用之問蘇李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曰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魚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太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

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為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盥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便是一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在

語類 卷之九

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事  
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  
之象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歡悅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  
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地醒不  
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麼大本曰  
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  
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  
生說做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  
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  
發否先生首肯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  
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

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

問前白論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某彼時一言句了及退而  
思大抵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  
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說證之  
只是明靜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曰說得已  
是了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  
省也

正淳問靜中有知覺曰此是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  
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伊川曰  
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靜中有物者莫是  
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樂

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

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但只是此類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伊川却云總說知覺便是動曰此恐伊川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文

問程子云須是靜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蒙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去

問伊川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洽蘇季明嘗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能專一時便好不狗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只要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理是入前背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是誠若只做得兩三分說道今且設恁地做恁地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恐懼意又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曰敬

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  
 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  
 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  
 敬是畏底意思又曰敬是就心上說恭是對人而言又  
 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  
 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  
 親是莊於這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  
 則敬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孫賀  
 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  
 宰不燾  
 問以心使心如何曰平使之今人都由心則是妄使矣  
可字  
可字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  
 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  
 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  
 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  
 所以致把捉不定也蒙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兩句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  
 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  
 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直卿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  
 在此只是空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其等無可行  
 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  
 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

落譬如出入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  
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  
無箇着身處也 廣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安鄉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  
不刺入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曾刺入他  
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入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  
入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  
去捉捉來捉去捉不着遂不見獅子了 廣 弟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  
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安怕問習在危塔上行底亦  
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着問習得

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胡

或問程子有言舍已從入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  
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入者輕也此說發明得好曰  
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 廣

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  
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  
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 淳

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太  
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 淳 弟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  
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

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字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和則無不利矣。第七卷

程子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子價皆不可關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子價之類耳問。弟

問必有關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闡門社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楊雄不曾說到此後世論治皆

欠此一意淳

問介甫言律一條何意也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謾載之九卷。弟

律是八分書言八分方是子方

律是八分書是欠此教化處必

不安今之法令謂在下位者第十卷

厚之問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為難如何是從容就義曰從容謂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汨於利害却悔了此所以為難曰管仲如何曰管仲自是不容不問子糾正不正學

厚之問伊川不答温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為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

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學  
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  
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  
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脫年  
亦學禪前十三卷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  
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  
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幹  
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  
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  
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  
發用處都見也又曰明道下三句便是解上三句獨時

焉而已難曉伯羽○第  
十四卷

問孟子則露其才蓋以時焉而已直卿云或曰非當如此  
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  
子不得已焉耳二者孰是曰忠只是習俗之說較穩太  
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樣氣象不同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  
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  
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淳

論大成從祀因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曰程  
子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



言類  
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有親則君臣敬君  
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  
其氣象太緊好問退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有闕佛  
老之功曰如程子取其原道一篇蓋嘗讀之只打頭三  
句便也未穩曰且言其太緊耳便如董仲舒也則有疎  
處董卿曰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  
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  
了道夫問如他說定名虛位如何曰後人多談議之但  
某嘗謂便如此說也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  
此仁之道仁之德此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是總名乃  
虛位也且須知他此語為老子設方得蓋老子謂失道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

後智所以原道後面又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  
之也須先知得他為老子設方看得曰如他謂軒之死  
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而屏山  
以為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先生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  
道流皆得其傳耳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  
為言似以此為大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  
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道

問諸葛亮有儒者氣象如何曰孔明學不甚正但資質好  
有正大氣象問取劉璋一事如何曰此却不是又問孔  
明何故不能一天下曰人謂曹操父子為漢賊以其觀  
之孫權真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  
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為

又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與必來取此物不若  
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  
亡則吾亦初無利害輝

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  
則曰楊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  
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  
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  
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着此退之  
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謨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本  
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然那時更無人制服他便做大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

弟子之列文中子不曾有說見道體處只就外面硬生  
許多話硬將古今事變來壓捺說或笑似太公家教淳  
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可  
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  
弟做起否曰固是又問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  
命今時非無孝弟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  
也謂即孝弟便可至命者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  
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  
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  
得性命如孝弟為仁之本不成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為  
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  
至命事又問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為一事橫渠以為

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只是  
 事二先生說須逐箇看問李路問鬼神章先生意亦如  
 此蓋幽明始終固無二理然既是人便與神自是各一  
 箇道理既是生便與死各自一箇道理所以程先生云  
 一而二二而一也曰他已說出但人不去看有王其者  
 便罵學不蠟等之說說只是一箇道理看來他却只見  
 箇一字不見箇二字又有說判然是兩物底似又見箇  
 二字不見箇一字且看孔子以未能對焉能說便是有  
 次第了孫

問周子惴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此是取其生  
 生自得之意邪抑於生物中歆觀天理流行處邪曰此  
 不要解到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

意思如何是一般淳道夫錄云難言須是自家到那  
 地位方看得要須見得那草與自家  
 一般處

問周子窓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  
 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  
 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  
 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驢鳴與自  
 家呼喚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  
 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  
 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着生物氣象問觀雞雛  
 可以觀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是為  
 他皮殼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仁但為他皮殼粗  
 了變孫

必大曰子厚間皇子生喜甚見飢殍食便不美昔正淳嘗  
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曾致  
思否對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  
間斷而與之同休戚也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十截  
如此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今土木何嘗有  
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  
管攝之無間斷也 必大

朱子語類卷九十六終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七

程子之書三

此卷係遺書中非入近思與四書等注者以類而從別為一卷文集附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

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如何不看蓋伊川云

在則何可不讀只是問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

它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

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

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已下功夫件件是自

家底若不下工夫擇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

雜載只如閑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

明日人又隨上商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謙論語

錄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說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內與聖人同却有兩處云要之其直內者亦自不是此語見得甚分明不知其它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統經李端伯呂與叔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惜端伯與林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盡作一段文字為辨明之曰須待為之因說為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為無二道故着不得它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若分明說出便窮窮可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其之心則是記得它底意思今遺書其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

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記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廣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繁振李端伯語錄宏肆劉質夫語記其髓子坐客有問侯先生語錄異同者曰侯氏之說多未通胡先生嘗薦之羅池錄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煩雜之但云其游程門之又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有與龜山一書孫賀

張忠叔語錄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處不若只錄語錄為

善方

揚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頭是輕輕地揆傍它描摸  
它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頭是看得道理太段熟  
方可看節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  
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  
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  
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  
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  
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

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林罷曰齋戒只是敬  
曰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整揚  
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剛義  
胡明仲文伊川之語而成書凡五日而畢世傳河南夫子  
書乃其略也方

問欲取程氏遺書中緊要言語分為門類作一處看庶得  
前後言語互相發明易於融會如何曰若編得也好只  
恐言仁處或說着義言性處或說着命雜入類耳浩  
學者宜先看遺書次看伊和靖文字後乃看上蔡文字以  
發光彩且已不迷其說也季通語  
伊川說尹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不知數  
十年後人將謂我是何如人異說怪○又三錄中說且

語類

卷九十一

三

得它見得不錯已是好所以揚謝  
 改文字自是難有時意思或不好便把來改待得再看又  
 反不如前底是以見皆在此心如何終昏便不得或  
 有所迂就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張隨其意之所重  
 義理便差了罷之問程子語有何疑處曰此等恐錄得  
 差或恐是一時有箇意思說出或是未定之論今最怕  
 把人未定之論便喚做是也是切害如今言語最是難  
 得一恰好或有一時意思見得是如此它自所見或  
 未必然惟聖人說出句句字字都恰好這只是這箇心  
 只是聖人之心平孫賀  
 記錄言語有不同處如伊川江行事有二處載一本云伊  
 川自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岸上有負

薪者遙謂之曰達後如此捨後如此伊川欲答之而舟  
 夫已遠矣一謂既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心存誠敬  
 爾或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已忽不見  
 矣其嘗謂前說不然蓋風濤洶湧之際負薪者何以見  
 其不懼而語言又何以相聞邪孰若無心之說謂隱者  
 既言則趨而避之可也謂其忽然不見則若鬼物然必  
 不然矣又况達之與捨只是一事安得有分別邪陳  
 論日之行到寅寅上光到卯卯上光電是陰陽相軋如以  
 石相磨而人生長安西風而雨因食韭言天地間寒煖  
 有先後或傳京師少雷恐是地有高下霹靂震死是惡  
 氣相擊搏凡此數條者果皆有此理否曰此皆一時談  
 論所及學者記錄如此要之天地陰陽變化之機日月

星辰運行之度各有成說而未可以立談判也康節詩  
有思入風雲變化中之語前輩窮理何事不極其至  
今所疑數條其間必自有說且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  
省聖人垂訓如此則霹靂震死等事理之所有不可以  
為無也謨○以下天地性理

伊川云測景以三萬里為準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  
萬五千里者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此言蓋誤所謂升  
降一萬五千里中者謂冬夏日行南陸北陸之間相去  
一萬五千里耳非謂周天只三萬里祖明

程氏遺書一段說日月處諸本皆云不如三焦說周回而  
行不曉其義後見一本云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乃傳寫  
之誤雜

十五卷必有無種之人生於海島十八卷太古之時人有  
牛首蛇身金山得龍外龍湧水入寺取卵而去洛州見  
村民化虎此數條皆記錄者之誕曰以太極之旨而論  
氣化之事則厥初生民何種之有此言海島無人之處  
必有無種之人不足多怪也龍亦是天地間所有之物  
有此物則有此理取卵而去容或有之村民化虎其說  
可疑或恐此人氣惡如虎它有所感召未足深較也謨  
問遺書中有數段皆云人與物共有此理只是氣昏推不  
得此莫只是大綱言其本同出若論其得此理莫已不  
同日同日既同則所以分人物之性者却是於通塞上  
別如雜雖氣稟異而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  
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但隨其光明發見



處可見如螻蟻君臣之類但其稟形既別則無復與人  
通之理如獼猴形與人略似則便有能解野狐能人立  
故能為怪如猪則極昏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祭出  
許多精英此最難曉可學

伊川說海漚一段與橫渠水水說不爭多  
問程子說性一條云學者須要識得仁體若知見得便須  
立誠敬以存之是如何曰公看此段要緊是那句曰是  
誠敬二字上曰便是公不會看文字它說要識仁要知  
見得方說到誠敬未云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  
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這幾句說得甚好人  
也會解得只是未必實見得何編近思錄歎收此段怕  
恭以為怕人曉不得錯認了程先生又說性即理也更

說得親切曰佛氏所以得罪於聖人止緣它已知有下  
身而不知有天地萬物曰如今人又忒然不執自身也  
理愈又問性即理何如曰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曰  
枯槁之物亦有理乎曰不論枯槁它本來都有道理因  
指察上花蕪云花蕪便有花蕪底道理書燈便有書燈  
底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  
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又着順它理始得  
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鋸做金用便無此理曰西  
銘之意與物同體體莫是仁否曰固是如此然怎生見  
得意思是如此與物同體固是仁只便把與物同體做  
仁不得恁地只說得箇仁之軀殼須實見得方說得親  
切如一椀燈初不識之只見人說如何是燈光只恁地

搏摸只是不親切只是便把光做燈不得領  
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費學  
者難入傑

問一段說性命下却云見於事業之謂理字不甚切曰  
意謂理有善有惡但不甚安良又曰上兩句正是天  
命之謂性下一句是率性之謂道中庸是就天性上言  
此是就事物上言亦無害學

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以為不然養心  
只是養心又何必助如為孝只是為孝又何必以一事  
助之某者得來又不止此蓋才養氣則其心便在氣上  
了此所以為不可也廣

呂與叔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不然其

初亦疑之近春來方信心死在養氣上氣雖得其養却  
不是養心了方

問呂與叔有養氣之說伊川有數處皆不予之養氣莫亦  
不妨只是認此為道却不是曰然又問一處說及平日  
思慮如何曰此處正是微涉於道故正之可

遺書論命處注云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如  
何曰人固有命只是不可不順受其正如知命者不立  
乎巖墻之下也若謂其有命却去巖墻之下左萬一倒  
覆壓處却是專言命不得人事盡處便是命去

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  
言耳小之物生理

仲思問遺書云有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

般箇又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難者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

問遺書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着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董子曰仲思所說如何曰以伯初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

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味有所謂爭鬪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通必道問仁則一不仁則二如何曰仁則公公則通天下只是一箇道理不仁則是私意故變詐百出而不一也時問和靖語錄中有兩段言仁一云某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謂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又云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先生曰人能至公便是仁此句未安然和靖言仁所見如此問伊川何不以此語告之曰未知其如何可伊川言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某看忠有些子是誠之

語類

用如惡惡莫如好好色十分真實恁地便是誠若有八  
九分恁地有一分不恁地便是夾雜此虛偽在內便是  
不誠忠便是盡心盡心亦是恁地便有此字是誠之用

一謂誠盡已之謂忠誠是實理自然如此此處却不  
曾帶那動只恁地平汝在這裏忠却是處事待物見得  
却是向外說來

盡心之謂忠心之謂誠存於中之謂孚見諸事之謂信  
生引解川語蓋孚字從爪從子取鳥抱卵之義言人心之所存者實有是物也

問誠然後能敬未知誠須敬然後誠敬小誠大如何說曰  
必存此實理方能敬只是此一敬字聖人與學者深淺

自異學

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  
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  
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  
只是被入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

問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過處言如惻隱之心  
仁之端本是善終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端本  
是善終過便至於殘忍故它下面亦自云謂之惡者本  
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  
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  
理只是番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番了惻隱如放

滅殺不可謂至惡若把那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着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

或問善惡皆天理也若是過與不及此小惡事固可說天理如世間大罪惡如何亦是天理曰初來本心都自好少間多被利害遮蔽如殘賊之事自反了惻隱之心是自反其天理賀孫問既是反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滿滿貪欲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的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反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遜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

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入之智去其詐用入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入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糊苟且姑息貪亦孫賀善只是當恚地底惡只是不當恚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反轉未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蒙問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便是善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生便是繼如何分作兩截曰此亦先言其理之統如此然亦未甚安有一人云元當作無尤好笑大孟子說性善是就用處發明人性之善程子謂乃極本窮原之性却就用處發明本理傑

季容甫問中理在事義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來  
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傳曰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問天地設位一段明道云見劉質夫錄天地設位合道易

字道它字不得不知此說如何曰明道說話自有不論

文義處學可

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却主

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却不取學可

問遺書首卷體道之說曰體猶體當體究之體言以自家

身已去體那道蓋聖賢所說無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

身去體它令此道為我之有也如克己便是體道工夫

問以上

為李工夫

謝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  
既得後自然從容不迫它記得意錯謝氏後來便是  
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  
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  
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淳

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  
意思廣大規模開擴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得只是守  
耳蓋以放開與否為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放開則  
大害事矣上蔡謂周恭叔放開太早此語亦有病也

論遺書中說放開二字先生曰且理會收斂問昨日論橫  
渠言得尺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  
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

今日所論却是大局促了明德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必  
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先生默然又  
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如何是  
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  
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德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  
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時  
依舊認德字未着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長長提撕  
令在己者決定是做得到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嘗事君  
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  
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  
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

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  
者若有一箇人在內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為不孝不  
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內相似  
凡入欲邊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嘗說出未嘗存於心  
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  
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聞斷故耳程子所  
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嘗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  
然却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為形狀又言孝者須學  
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習自初學者言  
之它既未知此道理則教它認何為德故必先令其學  
文既學文後知得此道理了方可教其進德聖人教人

既不令其瑣等級做進德工夫不令其止於學文而已  
德既在己則以此行之耳不待外面勉強旋做故曰有  
德則不習無不利凡此工夫全在收斂近裏而已中庸  
末章發明此意至為深切自衣錦尚絅以下皆是只暗  
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  
小人不曾做時已報得滿地人知然實不曾做得故曰  
的然而日之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先生再三  
誦此六言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有可樂  
故不厭似乎簡略然大小精粗秩然有序則又不止於  
簡而已溫而理溫厚似不可曉而條目不可亂是於有  
厚中更有分別如此入細做工夫故能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夫見於遠者皆本於吾心可謂至近矣  
然猶以對物言之知風之自則知凡見於視聽舉動  
者其是亦得失必有所從來此則皆本於一身而言矣  
至於知微之顯則又說得愈密夫一心至微也然知其  
極分明顯著學者工夫能如此收斂來方可言德然亦  
未可便謂之德但如此則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尚不  
愧於屋漏蓋已能如此做工夫知得分明了方能  
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  
是箇敬信底人又引詩不顯維德子懷明德德輶如  
毛言之一章之中皆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  
形狀故以無聲臭終之必  
伊川云敬則無已可克其說高矣然夫子當時只告顏子



以克已復禮而已蓋敬是常常存養底道理克已足於  
欲發時便與克除去兩不相妨孔子告顏子克已之論  
下面又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語在  
問主敬不接視聽須得如此否曰蓋有此樣人如許渤之  
類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必  
錄云天理存則  
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伯豐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  
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  
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  
且自思入度幾有箇已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且自思入度幾有箇已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

惟思為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既見自然欲不能行  
思所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  
敬便都沒了

上床斷不可思慮事為思慮了沒頭放處如思慮處事思  
慮了又便做未得如思量作文思量了又寫未得遂只  
管展轉思量起來便儘思量不過如此某舊來緣此不  
能寐寧可呼燈來隨手寫了方睡得着程子贈溫公數  
珠只是令它數數而已如道家數息是也  
問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莫是因事言之曰

語類 卷五十一

此說不知如何郭子和亦如此說如絮矩豈無事上之  
怒學

程子曰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積習在學者事到積習熟  
時即和禮亦不見矣大必

問從善如登是進向上底意抑難底意曰從善積累之難  
從惡淪胥之易從義却好然却難從惡便得易淳  
問蘇季明治經傳道一段曰明道只在居業上說忠信便  
是誠曰誠字說來大如何執捉以進德曰由致知格物  
以至誠意處則誠矣曰此是聖人事學者如何用功曰  
此非說聖人乃是言聖人之學如此若學者則又有說  
話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忠信

便是在內脩辭是在外問何不說事却說辭曰事尚可  
欺又辭不可撿故曰言顧行行顧言曰既分聖賢之學  
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着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  
所言只是作得持守終無自然底氣象正如孔子告顏  
淵以克己而告仲弓以敬恕告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  
則又與顏淵無異矣曰不必如此看且各就門戶做若  
到彼處自入得尤好只是其分界自如此李  
問伊川語龜山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如何  
曰怕分却心自是於道有害雅大  
居甫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  
能久曰一出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又  
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學可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為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畢少間盡被這字能解擔閣一  
生便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  
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自我更不去下問必  
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  
為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是  
不知此段最好看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  
窮理格物而恰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字因引程子言如  
行兵當先做活計  
問以物待物一段上文云安可便小者亦大下又云用

心而處之意似相背曰一心而處之只是言盡吾心耳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程子云可以見得浩  
然之氣先生云此只是無間斷之意看相關對語不斷  
交花便見得瑞

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  
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淳以下聖賢及先儒

問伊川言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孔子微服而過宋相類  
曰舜知象之將殺已而象憂則亦憂象喜則亦喜孔子  
知桓魋必不能害而又微服過宋此兩事若相拗然皆  
是道並行而不相悖故云相類非謂舜與孔子事一一  
相類也錄云舜知象欲殺已而微服此兩事甚相拗故伊川曰

語類

類相

問伊川曰聖人與理為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  
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  
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曰此一段說得  
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為去

問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與說才誠處一段不  
同恐彼是說天資之才與此才別到得理明無不可用  
是理明則天資之才不用曰然學可

周茂叔納拜已受去如何還學可  
問遺書中說孔孟一段看見不甚有異南軒好提出曰明  
道云我自做天裏此句只是帶過後來却說是以天自  
處便錯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時之意思如此今必

欲執以為定說却向空去了學

問明道行狀謂未及著書而今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曰  
了翁初得此書亦疑行狀所未嘗載後乃謂非明道不  
能為此了翁之姪幾叟龜山之婿也翁移書曰近得一  
異書吾姪不可不見幾叟至次日翁冠帶出此書幾叟  
心知其書非是未敢言翁問曰何疑曰以某聞之龜山  
乃與叔初年本也翁始覺遂不復出近日陸子靜力主  
以為真明道之書某云却不要與某爭某所聞甚的自  
有源流非強說也兼了翁所舉知仁勇之類却是道得  
着至子靜所舉沒意味也夫道  
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審戒潛息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  
前還有間斷否曰不然尋常未嘗不誠只是臨見君時

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來公是也去  
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自曰  
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個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  
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觀却堯  
學它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它動容周旋  
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良久曰人便是被一箇  
氣質局定變得此子了又更有此子變得此子又更有  
此子又云聖人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發憤便忘食樂便  
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萬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  
得聖人說一句直是便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  
纏繞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它只

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  
程先生幼年屢說頭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  
暢潛道錄想是它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得  
問古不必驗一段曰此是說井田伊川高明必見得是無  
不可行然不如橫渠更驗過則行出去無窒礙大  
古不必驗因橫渠欲置田驗井田故云爾橫渠說話多有  
如此處可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  
害伊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  
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躰又難  
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其因說甚  
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按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

五頁

在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也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為大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揚問伊川於陳乞封父母之間云待別時說過謂此自出朝廷合行之禮當令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答云如此名義却正過

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言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夫為師問所折難而愧形於顏色與惻隱之心以不相屬明道乃云爾者何也曰此問却要商量且何不自羞惡之心而謂之惻隱之心諸公試各以己意言之黎季成對曰此恐是識痛

養底道理先生未以為然次日復以此請問先生曰只是謝顯道聞明道之言動一動為它聞言而動便是好處却不可言學者必欲其動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不是四件物令卜都有偏言則一事總言則包四者觸其一則心皆隨之言惻隱之心則羞惡辭遜是非在其中矣又曰此心之初發處乃是惻隱如有春方有夏有惻隱方有羞惡也如根葉相連知蓋

伊川問和靖近日看大學功夫如何和靖曰只看得心廣體胖處意思好伊川曰如何見得好尹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而已看它一似瞞入然和靖不是瞞入底人公等讀書都不見這般意思問又舉程子之言謂陳平知宰相之躰先生問如何是理陰

陽過未對曰下面三語便是禮陰陽下雜類問程先生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曰如仲舒語只約度有這物事韓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闊疎了燾

魯叟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吊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吊而國家事躡又重則不吊似無可疑曰便吳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且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絕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不解何平如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這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此過處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

吊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味有害否曰以乎在死但勢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恁地秤停不得直

問王祥孝感事伊川說如何曰程先生多有此處是要說物我一同然孝是王祥魚是水中物不可不別如說感應亦只言已感不須言物學

問伊川奪嫡之說不合禮經是當時有遺命抑後人為之邪先生曰亦不見得如何只候師聖如此說問此說是否曰亦不見得是如何淳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本卷何以曰師巫降言無此理又好談鬼神者假使實有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外書却言不信神怪不

可放猛撞出來後如何處置先生曰神怪之說若猶未能有明鮮有不惑者學者惟當以正自守而窮理之有無又久當自見得讀書講明義理到此等處雖有不同姑闕其疑以俟它日未晚也謨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躰之語終有好處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須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謨曰平時慮為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至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下異端

遺書說老子言雜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而未盡者也程先生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友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性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曰此三住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此則明道以持國之言為然而道家三住之說為可取也至第二卷何以有曰若言神住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雜言養氣亦是第二節事若是則持國當日之論容有未盡者或所記未詳如何曰二程夫子之為教各因其人而隨事發明之故言之抑揚亦或不同學者於此等處必求其所以為立言之意倘自為窒塞則觸處有礙矣與持國所言自是于持國分上當如此說然猶卒歸於收放心至關之以為浮屠入定



之說者是必嚴其辭以啟迪後進使先入之初不惑乎  
異端之說云爾

外書錄伊川語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  
用儒者讀書却只關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  
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  
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看實做工  
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為異端所竊取  
但其間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為可疑耳

李端伯所記第十條力闢釋氏說出山河大地等語歷舉  
而言之至論聖人之道則以為明如日星及其終也以  
為會得此便是會禪至與侯世興講孟子浩然之氣則  
舉禪語為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十五卷論中庸言

無聲無臭勝如釋氏言非黃非白似又以中庸之言一  
與釋氏較勝負至如所謂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與陳瑩中論天在山中大畜是芥子納須彌所引釋氏  
語不一而足如其闢異端之嚴而記者多錄此何耶曰  
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便是會禪之說者蓋  
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說闢異端往往於  
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說馮虛妄語宜不足以厭之如明  
道諸先生實嘗深究其說盡得其所以為虛誕怪僻之  
要領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未可以為苟徇其說也謹  
問遺書首篇明道與韓持國論禪一段看來韓持國只是  
曉得那徹底禪嘗見范蜀公與溫公書說韓持國為禪  
作崇要想得山河大地無寸土不知還能無寸土否可

將大樂與喚醒歸這邊來今觀明道卷它至如山河木  
地之說是它山河大地又下你何事想是持國曾發此  
問來故明道如此說不知當初韓持國合下被慧入教  
得箇矮底禪如此然范蜀公款以大樂喚醒不知怎生  
喚得它醒它方款盡掃世間之物歸于至靜而彼款以  
開底物引之亦拙矣况范蜀公之樂也可可地用之間  
此等說如何是矮底禪豈解更有一般高底禪曰不然  
它說世間萬法皆是虛妄然又都是真實你攻得它前  
面一項破它又有後面一項攻它不破如明道云若說  
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  
底性此語也攻它不破它元不曾說這箇不是性它也  
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嘗說這箇不是性你說性外

無道道外無性它又何嘗說性外有道道外有性來它  
之說有十分與吾儒相似處只終不是若見得吾儒之  
說則它之說不攻自破所以孟子說道辟知其窮窮它  
到說窮處便又有一樣說話如云世間萬法都是虛妄  
然又都是真實此又是如何今不須窮它窮得它一邊  
它又有二邊都莫問它只看自家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分曉了却畧將它說看過便見它底不是所  
以明道引孔子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  
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只  
看這數句發多分曉也不待解說只是玩味文之便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多少分曉只是人自昏了所以道理也要箇聰明底人看一着便見也是快活人而今如此費人口頰猶自不曉又曰釋迦佛初間入山修行它也只是厭惡世諦為一身之計觀它修行太故用功未有後來許多禪底說語後來相傳一向說開了個

伊川謂釋氏之見如中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其以為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

禪家言性猶日下置罝謂輪迴也如以蟻性與牛是傾此于彼于彼子方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胷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養康節數明日問之

便已忘了此意思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

錄中只是錄得它自意無這般條貫頴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

若果是箇道理須着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乃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它門說便如鬼神交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論德明以十

伊川曰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實理與實見不同今合說必記錄有悞蓋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見得恁地確定便有實見得又都開淳

先生顧陳安卿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蓋物物有那實理人須是實見得義剛曰理

在物見在我曰是如此剛

問不當以體會為非心是如何曰此句曉未得它本是關橫渠心小性大之說心性則一豈有小大橫渠却自說心統性情不知怎生却恁地說

問不當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如何是體會曰此必是橫渠有此語今其書中失之矣橫渠云心樂見聞不私於性却做兩般說渠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處云心能檢其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此意却好又不知它當初把此心性作如何分橫渠說話有差處多如此學可

問游定夫所記如云一息不存非中也又曰君子之道無適不中故其心與中庸合此處必是記錄時失耳意曰

不知所記如何其語極難曉學可

問游定夫記程先生語所謂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觀其意蓋以中為理偏為不周備之意一物不該一事不為是說無物不有之意一息不存是說無時不然之意是否曰便是它說中字不着中之名義不如此它說偏字卻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備卻不妨但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它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薰炙得甚廣一時名流如江民表彭器資鄒道卿陳子翁皆被薰染太片說去錄

問自性而行皆善也以下當初必是以同此性而於其上如此分別記錄不真了曰然學可

問稱性之善一段曰不是又問心如如何有形曰張敬夫極善此二字曰當初意思必是以心比性有以模倣故記如此曰然

學者不可以不誠一段不是

問內外得一段亦太寬曰然

物各付物不役其知便是致知然最難此語未敢信忠記

者之誤

問遺書有「一段云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

役其知則意自誠比其它說不同却不曾下格物工夫

曰不知此一段如何又問物來則知起似無害但以下

不是曰亦須格方得學

問用方知不用則不知曰這說也是理會不得怕只是如

道家通得未來底事某向與一術者對坐忽然云當有某姓人送簡至矣久之果然扣之則云某心先動了故知所謂用與不用怕如此恐伊川那時自因問答去今不可曉要附在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解中只攪得鶻突沒理會

問遺書中云聖人於易言無思無為此戒夫作為此句頃

有錯曰疑當作此非戒夫作為學

問思入風雲變態中曰言窮理精深雖風雲變態之理思

亦到節○不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錄說是時事梅

臺詩亦說時事

明道詩云旁人不知予心樂將為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

時氣象眩露無含蓄  
柳鍾粹美芳會元之期  
甲午冬至自是難得遇也  
歷家謂十一月朔夜半

問呂與叔問中處中者道之所從出某看呂氏意如曰  
性者道之所從出云爾中即性也亦是此意只是名義  
未善大意却不在此如程先生云中即道也若不論其  
意亦未安曰中即道也未安謂道所從出却是就人為  
上說已陷了又云中即道也却亦不妨又問若謂性與  
道大本與達道所混為一即未安以下云至安得不  
為二乎程先生語似相矛盾曰大本達道性道雖同出  
要須於中識所以異又問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  
此段說中與平日異只為呂氏形容中太過故就其既

發告之曰然又問若只以中為性以下云至却為近  
之曰此語不可曉當時問時辭意亦自窘束又問不倚  
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如何曰有物方倚得中未有物如  
何倚曰若是當倒說中則不倚曰亦未是不如不偏好  
又問中發則自不雜是要見工夫處故以為未安曰  
不雜訓和不得可以訓不純游定夫去不乖之謂和却  
好又問赤子之心處此是一篇大節目程先生云毫釐  
有異得為大本乎看呂氏此處不特毫釐差乃大段差  
然毫釐差亦不得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赤子之心如  
何此得曰未論聖人與叔之失却是認赤子之已發者  
皆為未發曰固是如此然若論未發時衆人之心亦不可  
與聖人同曰如何不同若如此說却是天理別在一處

去子曰如此說即中庸所謂未發之中如何曰此却是  
要存其心又是一段事今人未發時心多擾擾然亦有  
不擾擾時當於此看本抵此書答辭亦有反為所害處  
當初不若只與論聖人之心如此赤子之心如彼則即  
分明又問引孟子心為甚如何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  
非是心度物又問引允執中如何曰它把做已發言  
故如此說曰聖人智周以下終未深達又云言未有異  
又終未覺又云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指為大本雖如  
此說然所指又別曰然曰南軒云心體昭昭處分作兩  
段曰不是如此此說極好敬夫初唱道時好如此說話  
又問此一篇前項只是名義失最失處在赤子之心曰  
然學

鄭問呂氏與伊川論中書曰呂說大槩亦是只不冷將赤  
子之心一句補在那裏便做病赤子飢便啼寒便哭把  
做未發不得如太人心千重萬折赤子之心無恁勞攘  
只不過飢便啼寒便哭而已未有所謂喜所謂怒所謂  
哀所謂樂其與聖人不同者只此字問南軒辨心體昭  
昭為已發如何曰不消如此伊川只是改它赤子未發  
南軒又要去討它病淳  
施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饑則啼  
渴則飲便是已發萬  
今人呼墓地前為明堂嘗見伊川集中書為券臺不曉所  
以南軒欲改之某云不可且留著後見唐人文字中言  
某朝詔改為券臺欄





